

石汝杰 著

# 明清吴语和

MINGQING WUYU HE

XIANDAI FANGYAN YANJIU

# 现代方言研究

上海辞书出版社



石汝杰

# 明清吴语和

MINGQING WUYU HE  
XIANDAI FANGYAN YANJIU

# 现代方言研究

上海辞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明清吴语和现代方言研究/石汝杰著.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 2006. 12

ISBN 7-5326-2162-6

I. 明... II. 石... III. ①吴语—方言研究—明清时代②汉语方言—研究—现代 IV. H1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34932 号

**责任编辑** 叶玉秀

**装帧设计** 何香生

**出版人** 张晓敏

**明清吴语和现代方言研究**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上海辞书出版社  
(上海陕西北路 457 号 邮政编码 200040)

www.ewen.cc www.cihai.com.cn

上海出版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8.625 插页 2 字数 230 000

2006 年 12 月第 1 版 200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326-2162-6/H·298

定价: 25.00 元

如发生印刷、装订质量问题,读者可向工厂调换。

联系电话:021—56973111

## 本社已出版的 语言学、辞书学图书

词典论

字典论

语义学与词典释义

词义与辞典释义

当代语言学与词典创新

计算词典学与新型词典

外来词——异文化的使者

汉语词汇结构论

古—汉语文学语言词汇概论

现代汉语异形词研究

词典释义的规范化进程

字·词·词典

新词语·社会·文化

中国辞书论集·1999

亚洲辞书论集

词典学与双语词典学研究

文献检索教程

20世纪中国辞书学论文索引

20世纪汉语词汇学著作提要·论文索引

责任编辑 叶玉秀  
封面设计 何香生

# 目 录

## · 汉语方言语音和词汇研究 ·

|                               |    |
|-------------------------------|----|
| 说轻声·····                      | 1  |
| 汉语声调的中性化现象·····               | 19 |
| 汉语方言中高元音的强摩擦倾向·····           | 29 |
| 关于汉语的通用口语词——读《汉语方言大词典》一得····· | 46 |

## · 现代吴语研究 ·

|                      |     |
|----------------------|-----|
| 吴语连读变调的两个问题·····     | 69  |
| 苏州方言量词的定指用法及其变调····· | 79  |
| 苏州方言体和貌的表达方式·····    | 90  |
| 苏州方言的代词系统·····       | 109 |
| 苏州方言的介词体系·····       | 123 |

## · 明清吴语研究 ·

|                               |     |
|-------------------------------|-----|
| 明清时代吴语的历史和文献——《明清吴语词典》前言····· | 141 |
| 《山歌》的语音和语法问题·····             | 164 |
| 《笑府》中的明末吴语·····               | 182 |
| 《型世言》的语言及校点问题·····            | 189 |
| 《缀白裘》的语言·····                 | 205 |
| 《缀白裘》里的“拉”、“来”以及相关结构·····     | 217 |
| 《韵学骊珠》的音系·····                | 234 |
| 19 世纪上海音系和相关的问题·····          | 243 |

|           |     |
|-----------|-----|
| 参考文献····· | 260 |
|-----------|-----|

|         |     |
|---------|-----|
| 后记····· | 271 |
|---------|-----|

# · 汉语方言语音和词汇研究 ·

## 说轻声

轻声是汉语语音系统中的一个重要现象。本文试图在前人和时贤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一些新的看法。

### 一、北京话轻声音高和前字声调的关系

一般论著讲到北京话轻声时,都指出:轻声在不同声调后头有不同的音高。具体地说,在阴平后头读半低调[2],在阳平后头读中调[3],在上声后头读半高调[4],在去声后头读低调[1](罗常培、王均 1981:134 页)。

轻声的调值有不同变化,是由前面的重读音节(下称前字)的声调决定的。这一点各家都没有异议。但轻声音高和前字声调之间为什么存在这样的联系,则有不同的解释。有的说与前字声调的起音高低有关(徐世荣 1980:121 页),有的说与前字声调的长度有关(王珏 1986)。林焘(1962)指出:汉语声调的调值有超出一个音节的范围而把后面轻声音节包括进去的趋势。即前字声调分解为二段,后半段由轻声音节承担,如上声在轻声前一般读半上[21],后面的轻声音高是[4],两个音节正好构成一个全上声[214]。但是他只提了上声和去声的情况,没对四个声调都作出解释。笔者同意林说,并试图对轻声与前字声调的关系作出合理

的解释。

普通话的句子有句调,句调又是以单字调、二字调为基本单元组合而成的。所谓二字调,是指两个音节(字)组合而连读(一般称为二字组)时产生的调型。这种二字调有两类。第一类是变化较小的,其调型基本上是原调型的相连的序列,只是因连读,前后字的两个声调有调型缩短等变化。这类二字组前后字的轻重差别不大。第二类就是后字读轻声的字组。这种字组前字读得较重,后字则读得短而弱,它的音高随前字的调型而定(参见吴宗济1982)。一般说的轻声的音高,指的就是这类字组后字位置上的音高。

五臺(1986)指出:“在语流中,每两个停顿之间的语言片段就是一个语音词。”并提出每个语音词有一个独立的声调。一个声调可以覆盖两个或更多音节的语音词。这和吴宗济先生的上述思想是相吻合的。因而我们可以直截了当地把上述两类二字组看作普通话里头的两种典型的语音词,并把一般说的轻声词叫做“轻声语音词”(下文不加说明的轻声语音词都是指双音节的语音词)。我们要讨论的就是这类语音词及其声调情况。

下面来具体看一下北京话里的轻声语音词。

林焘(1962)已经较好地解释了上声前字和轻声后字在音高上的联系。上声是个曲折调,在轻声语音词里,前字读为半上[21],后字读为[4],恰像一个上声单字调断为二截,前字占了曲折点前的一段,后字则占了后一段。实验指出上声后头的轻声有时微升(吴宗济1982),正说明这个轻声反映了[214]调的升势。可以说,在前字为上声的轻声语音词中前后字分用了前字的单字调。

阴平和阳平的调型分别是高平和中升,其末尾都是[5]。从表面上看,它们和后面的轻声在音高上没有延续关系。但是在语音实验中,常常可以见到这些调型在开头有个“弯头”,在末尾有一“降尾”,这是由于声带开始颤动或结束时,因惯性作用,不可能

立即达到本声调的起点或终点的准确频率,而必须经过一段渐变过程。这段过程的能量很弱,不会影响主要调值的听辨。所以在量测调值时不应该将这种过程计入的。(语言所语音室 1979: 393 页,参见 396 页图)沈炯(1985: 111 页)也指出:调型末尾的低降趋势跟音高的自然衰减有关,不能看成声调的特征。因而阴平和阳平的基本调型仍应是[55]和[35]。但是在轻声语音词中,阴平或阳平前字保持单字调的基本调型,轻声却反映了其低降的趋势(读得较低),也就使本来隐而不露的语音面貌显现出来了。这说明在单字调中可以略而不计的次要特征有时会在一定的场合下起作用。

去声是个全降调[51]。林焘(1962)认为去声在轻声前只读[53]或[52],后面的轻声读[1],两个音节正好共同构成一个去声单字调[51]。从听感上看,轻声前的去声在音高变化上与单字调区别很小(参见林茂灿、颜景助 1980: 169 页表),不像上声那样,与单字调有明显的不同。但是作如此解释,便于认识去声为前字的轻声语音词跟去声单字调之间的联系。所以我们同意林焘先生的解释,把轻声音高[1]看作去声调终点的延伸。但为简明起见,仍记为[51+1]。

阴平、阳平、去声后面的轻声一般是短降型(参见高玉振 1980 附图),“在北方人听起来觉得很像去声”(王力 1956),这都反映了轻声表现出这三个声调后头的低降倾向,因而证明上述分析是正确的。

总之,轻声语音词中前字的重读声调已超越了音节间的界限,把轻声后字也包容在其声调曲线范围内。因而轻声只是这一声调曲线的一个组成部分,其音高当然就是这一曲线的末尾的音高。说轻声的音高是由前字声调决定的,其实质也就在这儿。有时轻声语音词的调型跟前字单字调调型不全相同,这反映了包容方式上的差异。

轻声音节失去了独立性,附着在前一个重读音节上,两者结合

非常紧密。两个音节共用一个声调曲线是说明这一结构很紧的一个重要的证据。另外一项具体的表现是:两个音节结合后,音长相对缩短,其总长度只相当于两个音节都重读的语音词一半或约三分之二(扎多延柯 1958,并参见林茂灿、颜景助 1980 附图)。这些都是轻声语音词在形式上的具体特点。

## 二、方言里的轻声和轻声的类型

汉语方言中轻声是很常见的。单从《方言》1979 年创刊到 1986 年 8 年间发表的论文来看,有 40 多个地点有轻声,占该刊所论及的方言的很大一部分。这些方言遍布全国各地,如北有哈尔滨、辽宁长海、内蒙兴和,南有桂林、昆明、浏阳(南乡),西有敦煌、西宁、兰州,东有连云港、崇明、温州、安徽祁门、南昌、福州、厦门、永定(下洋)。它们分属官话、晋语、徽语、吴语、赣语、客家话、闽语等大方言区。但是,过去的许多论著对方言中轻声音高的描写不重视,往往笼统地记作[0](原文用符号式调号的多用[3]代表,本文一律改作[0],下同),使读者难以了解其轻声的真实面貌,当然也无从作方言间的互相比较。但单凭现有的对方言轻声音高的记录,也足以看出现代汉语各方言中轻声的共同特点及互相间的差别。

汉语各方言中轻声的共同特点主要有以下两方面。一是前字声调决定轻声后字的音高。如钟祥“各调字下接轻声字的时候,轻声就占上字调的尾部”(赵元任 1939);太平仙源“轻声的高低一般是随前一字字调的收尾的高低而定”(张盛裕 1983);镇江“轻声组合,前重后轻,双音节组合成一音节单位,以前字起,后字作结,整个单位的调型,和前字原调的调型相同”(张洪年 1985)。二是轻声字因弱化而有声韵母的变化。如兰州“一些轻声音节的声母或韵母往往有两可的读法”,如送气不送气两可、有无介音两可、“们”弱化为声化韵[m](高葆泰 1985);获嘉入声韵轻读时喉塞韵尾部分失落,部分开尾韵母轻读时韵母发生变化,跟轻读的人

声韵母相混,因而贺巍(1982)特意列出一类“轻声韵母”。在这两方面,北京话也有相应的例子。

下面着重看方言中轻声和前字调调型的关系,并试图给予适当的分类。

这儿先要作一点说明。轻声字组中后字的本调一般不起作用,完全受前字调型的支配,如北京“姐姐”(上+上→半上+轻)读[21+4]<sup>[1]</sup>。但也有些字组可能先有连读变调,然后再发展为后字轻读的。这就不单是由前字决定的了,后字也有一定的作用,会显露出对前字的影响的痕迹。如北京的“老虎”(上+上→阳平+上→阳平+轻)读[35+2]。这两种情况实际上反映了历史音变的层次(参见金有景 1984)。再以安庆话为例(见表1)<sup>[2]</sup>:

表 1

| 后<br>字<br>前<br>字 | A              |                |                 |                |                       | B             |
|------------------|----------------|----------------|-----------------|----------------|-----------------------|---------------|
|                  | 阴平             | 阳平             | 上声              | 去声             | 入声                    | 轻声            |
| 上 213            | 35 + 11        | 35 + 35        | 35 + 213        | 35 + 41        | 35 + <u>43</u>        | 11 + 4        |
| 去 41             |                | 11 + 35        |                 |                |                       | 41 + 1        |
| 入 <u>43</u>      | <u>44</u> + 11 | <u>44</u> + 35 | <u>44</u> + 213 | <u>44</u> + 41 | <u>44</u> + <u>43</u> | <u>44</u> + 3 |

从表 1 看,上、去、入作为前字 A 栏都有变调,但在轻声语音词中情况有不同。在轻声前上、去声并不按 A 栏的规律变调为[35]或[11],而只是把单字调的调型伸展到轻声音节:[213]→[11+4], [41]→[41+1]。但入声在 A、B 两栏中都变为[44],没有上述上、去声的那种区别。由此我们可以推测:入声作前字变读为[44]这一现象的发生时间要早于轻声产生的时间,也就是说,“媳妇”(入声+轻声)等类词是先有前字变调然后才产生后字轻声化的。而当上声开始发生变调时,轻声业已出现,并且上声和轻声组合的调型也已固定,所以上声变调的规则只在 A 栏环境中起作用。而在轻声语音词中,上声只是因延伸到后字而发生断裂,情况不同。因此,在安庆方言的轻声中同样也能观察到历史发展的不

同层次,即:入声发生变调→轻声产生→上声发生变调。为了方便讨论,本文对上述情况分别对待:前字单字调与轻声语音词调型有直接关系的,如北京上声和“姐姐”[21+4]类轻声语音词,安庆上声、去声和轻声语音词,当然要予以分析;但前字单字调和轻声语音词不直接发生关系的,如北京上声和“老虎”[35+2]类轻声语音词、安庆入声和轻声语音词,则只考察其变调调值跟轻声后字在音高上的关系,不追究其本调和变调之间的演变过程,所以,北京“老虎”这样的轻声语音词就可以归入阳平开头的轻声语音词来进行讨论。<sup>[3]</sup>

表2列出十多个方言的轻声语音词的情况。<sup>[4]</sup>这张表以北京的四种轻声语音词为基准,排列比较各地的轻声语音词的声调。表内只比较各地轻声语音词的调型,不讲它们的调类,所以与北京的调型相同或相仿的<sup>[5]</sup>,列在同一栏里,与北京情况不同的另外分列两栏。每一轻声调型附举的例词,均采自原论著。括号内是前字的本调。

表2:方言轻声语音词比较表

|    | Sp          | Sj          | F               | Zq          | Zj                         | Zp、Zs   |
|----|-------------|-------------|-----------------|-------------|----------------------------|---------|
| 北京 | 他的<br>55+2  | 谁的<br>35+3  | 我的(214)<br>21+4 |             | 坏的<br>51+1                 |         |
| 徐州 | 邪乎 55+2     | 本事 35+3     |                 | 舒坦<br>213+4 | 外人儿<br>42+1                |         |
| 西安 | 罐罐儿<br>55+1 | 盘盘儿<br>24+1 |                 |             | 碗碗儿<br>42+1<br>车车儿<br>21+1 |         |
| 兰州 |             |             | 兔儿(24)<br>11+5  |             | 盘儿 53+1<br>花儿 31+1         | 好的 33+3 |
| 钟祥 |             |             | 画达(214)<br>21+4 |             | 好达 53+3<br>黄达 31+1         | 多达 24+4 |

(续表)

|            | Sp                       | Sj                 | F                                    | Zq                | Zj                 | Zp、Zs                                |
|------------|--------------------------|--------------------|--------------------------------------|-------------------|--------------------|--------------------------------------|
| 洪洞         | 嘱咐<br>(21)44 + 2         |                    | 能力<br>(24)22 + 3                     |                   | * 货车<br>(33)42 + 3 | 纺织<br>(42)33 + 3<br>* 交通<br>21 + 2   |
| 安庆         | 媳妇<br>(43)44 + 3<br>(F)  |                    | 伙食(213)<br>11 + 4                    |                   | 运气 51 + 1          | 徒弟 35 + 5<br>收成 11 + 1               |
| 镇江         |                          |                    | 甜头<br>(35)33 + 5<br>椅子<br>(31)22 + 1 |                   | 杯子 42 + 1          | 面子 55 + 5<br>桌子 5 + 5                |
| 济南         | 妹妹<br>(21)55 + 2         |                    |                                      |                   | 哥哥(213)<br>21 + 1  | 奶奶<br>(55)23 + 4<br>学生<br>(42)55 + 5 |
| 天津<br>(无例) | 45 + 3                   | 24 + 3             |                                      |                   | 53 + 1<br>21 + 1   |                                      |
| 西宁         | 凶手 44 + 1                |                    |                                      |                   | 枕头 53 + 1          |                                      |
| 烟台         | 长虫<br>55 + 31            |                    |                                      | 尾巴<br>214 + 55    | 亲戚<br>31 + 21      |                                      |
| 博山         | 力气(31)<br>55 + <u>31</u> | 博山(214)<br>24 + 33 | 庄稼(214)<br>31 + <u>23</u>            | 耳朵(55)<br>214 + 5 |                    | 裁缝<br>(55)24 + 54                    |

第一、二栏分别以北京的[55 + 2]和[35 + 3]为代表。由表可见,各地也普遍存在着高调尾声调的音高衰减现象。这两栏轻声语音词可称为“音高衰减型”(S型)<sup>[6]</sup>。为便于指称,[55 + 2]类称为Sp型,[35 + 3]类称为Ss型。从表中可见Ss型数量较少。

如上文所述,北京上声在轻声语音词里断为两截,实际上是前后字分用了上声单字调的调型。这种可称为“分用型”(F型)。

分用型有两种情况:(1)前字单字调是曲折调,轻声后字占了后半段,如北京(上声)、钟祥、安庆、博山;(2)前字单字调是直的升调(或降调),但在轻声字组里却断裂了,前后字的音高正好反映了前字原调的音高变化。我们也不排斥这样的推测:这种直的升调或降调里头有一部分也许有个不明显的调头,平的或曲折的,而记音时则简单地记为一个升调或降调。如上海的阴去、阳去都有个略弯的调头,但一般只简略地记为[34]和[13],而这种调头在变调中却显现出来了。如果是这样,这种轻声字组应归到(1)类里。(1)、(2)两类可分别称为Fq、Fz型。这两类前字进入轻声字组后的情况相仿,按前字的升降又分别称作Fs型和Fj型。第三栏所举的例子只有镇江[(31)22+1]是Fj型,其余都是Fs型的。第一栏中,安庆[44+3],如果与前字相联系,也可算是Fj型,所以该例后头加了一个字母F。

第五栏以北京的[51+1]为代表,据第一节分析,可以定名为“终点延伸型”(Z型),该栏下收的组合前字都是降调。各方言中,前字为高降调的,与北京相仿,也有少数是低降调前字的,与北京不同。这一小类为Zj型。第四栏也是Z型,它的前字是曲折调(称作Zq型),跟Fq型前字相同,但只是前后字在调型分配的方式上有不同。Zp型的轻声后字只占前字调尾的一点,曲折的调型还是由前字占有;而Fq型则是以曲折点为界前后字分用。如果Zq型轻声字组在快读时,前字的曲折部分丢失的话,那就能归入Fq类了。最后一栏也属于Z型,只是按前字是平调还是升调而分为Zp、Zs两型。这两型和Zq型都是北京话里所没有的。引人注目的是方言中Z型的轻声语音词特别多,如安徽太平(仙源)和湖北宜都的轻声全属Z型。<sup>[7]</sup>

把轻声和重读前字声调的关系分为以上三大类型,基本上概括了汉语方言中各种轻声语音词的情况。但也有个别例子不能解释,如洪洞的[42+3](货车)、[21+2](交通),也许能据以建立一个“降调调尾上升型”,但因根据不足,暂且不论。我们推测这

只是记音的问题,其实也是[43+3]和[21+1],但不敢确定,暂时只能存疑。(按,乔全生 1999:15 页把“货车”改为[42+2]。)

从表面上看,Zp、Zs 两型的例子,似乎与高调尾声调的音高衰减趋势有矛盾。实际上并不矛盾,只是在 S 型中,音高从第二个音节就开始降低,而在 Z 型中,音高则可能从第三个音节才能降下来。这正好反映了不同方言中语音规律作用的方式有不同。如山东博山“裁缝”[24+54],轻声后字已呈下降趋势,在轻声三字组里则更明显,如“邻舍家”[24+54+31],第二、三两个轻声字连接起来,恰恰表现了一个从高到低的过程。另如安庆“留下来”[35+5+3],也是从第三个字(轻声)下降。所以也许能说,Zp、Zj 型归根到底也应算是 S 型。

给轻声语音词分类,有利于深入了解轻声的性质,也有利于分辨方言间的差异。如北京阴平[55]后头的轻声是个半低调[2],属 S 型,而镇江去声也是[55],它后头的轻声则是个高调[5],属 Z 型,这就显出方言间的不同来。指出这一点,也便于方言区的人了解其间差异,学好普通话。再如在同一方言中,前字读法相同,只是轻声高低不同,分属不同类型,因而有区别意义的作用。如济南[55+2]和[55+5],分属 S 型和 Z 型,如果都记成[55+0],那就没法分别了。由此看来,描写一个方言时对轻声调值的记录也是马虎不得的,因为它既体现方言特点的一个方面,又是区别意义的一种手段。

轻声随着前字调值有高低的变化,实际上还是有一定的调型的,并非只有依稀仿佛的高低度。如北京轻声的调型,高玉振(1980)所附图画得很清楚,林茂灿、颜景助(1980)和郑锦全<sup>[8]</sup>分别用二位数字标为:

|     | 前字阴平 | 前字阳平      | 前字上声      | 前字去声 |
|-----|------|-----------|-----------|------|
| 林、颜 | 41   | 男 51 女 41 | 男 44 女 33 | 21   |
| 郑锦全 | 41   | 31        | 23        | 21   |

二者结果虽然有点差异,但基本倾向是一致的。

钱曾怡等(1982)也用五度制二位数字标烟台、博山的轻声(见表2。博山的轻声,原著还用下加横线表示其短促。但标△的一组后字较长,未加)。

这类轻声标法使用者不多,但显然较精细,有相当的好处。不过我们认为,轻声音长较短,音量又较弱,用一个圆点在比较线右边表示其高低就可以了。这样能突出轻声又短又弱的特点,而其基本调型则可根据上文的分析推测出来。

### 三、吴语中的轻声现象

细心的读者会发现上面举的例子都是北方方言的,原因有几个:一是许多论著不记录轻声的调值变化,单用一个[0]来表示,不能用来比较。如南昌话(属赣语)上声是[213],在重读音节前变调为[13]、[24],但在轻声前变为[21]。按上文分析,南昌“上声+轻声”读[21+0],当属分用型,后字应是高调轻声。但因作者没说明其具体调值,不能臆测妄断,只能割爱。<sup>[9]</sup>二是有些方言存在轻声,但因记录者看法不同,不作轻声处理,甚至对连读字组中的轻重节律也不加说明,读者无从得知,自然更不能用来分析。三是有的方言轻声形式复杂。如郑张尚芳(1980)说:温州有(a)前重后轻、(b)前轻后重两类,其中(a)类同上述一般轻声语音词相仿,但其后字读轻声与否跟发音快慢有关(即“可轻声”),作者真正把后字标为轻声的只有[41+1]一种类型。(b)类是前字为入声的语音词,前字一般轻而短,是低调轻声[1],重音在后面。作者说:“温州连调的特点是前音重后音轻,因此后字常可变轻声。”前重后轻这一点与其他方言的轻声语音词相同。但“温州连读变调的特点是前字变化剧烈,后字除阳平去声外,变化很小。”这又与上文所论的轻声语音词的特点大相径庭的。因此,没法列入表内进行比较。

为弥补上述不足,本节试以笔者比较熟悉的北部吴语为例,说

明吴语中的轻声现象及其与其他方言的轻声的异同。

谢自立(1982)说:苏州话“后字读变调时,调值轻而短,前后两个字就形成了一种重轻的节律关系,结合得更紧密”。叶祥苓(1979)认为苏州后字变读为[21]的所谓“降变调”(实际还包括[34][44]等调型在内)“很像轻声,但不是轻声”,又说苏州另有轻声[0],“调值轻而短”。但叶文举的轻声例子实际读音跟一般语音词的声调完全相同,如“进去”[44+0],即[55+21]。他把同一种现象强加分别是不对的,但也说明他认识到苏州话连读后字有轻读的倾向。另一方面,叶文却没能把苏州双音节语音词中后字的不同高低分辨出来,如把(a)[55+21](b)[41+34](c)[52+21](d)[22+44](e)[24+21]中不同的后字调型全记作[21],进而导致(b)、(c)两类,(d)、(e)两类的混淆。其主要原因也是因为后字轻声化使其调型变得厉害,或者说音节的短弱使其调型变得模糊,使得叶先生不能像分辨单字调那么有把握,以致只得把这些轻声化的音节统统标个[21]了事。(参见谢自立 1982:247页表)

据笔者观察,苏州话的二字组变调各种格式可以大别为二类:(a)重轻型,包括所有前字为舒声的双音节语音词;(b)轻重型,包括前字为入声的双音节语音词。但严格地说,(b)类应称为中重型(徐世荣 1980:136页),因为入声前字并没有像(a)类后字那样变得又轻又弱,而音长较短则是入声的本来特征,不能与轻声混为一谈。上海(新派)方言与苏州话情况相仿。本文提出来与其他方言比较的是(a)类(重轻型语音词),即前字为舒声的声调格式。

苏州五个舒声调前字与七个声调相配,共35组,实际上只用五种双音节调型(钱乃荣、石汝杰 1983),上海的形式则更简单(许宝华、汤珍珠、钱乃荣 1981)。见表3: